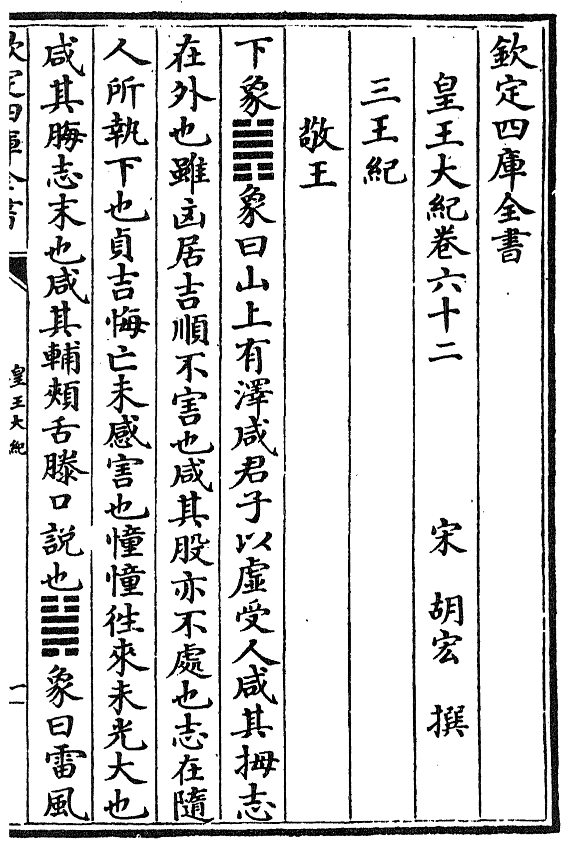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六十二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敬王

下象䷞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咸其脢志末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象曰雷風

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遯尾之厲不往何灾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

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

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象曰山

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

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姤其角上窮吝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光也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允升

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

時舍也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爲也巳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

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鼎黄耳中以爲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象曰洊震雷君子以恐懼修省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聽退也艮其限危薫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象曰山上

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象曰雷

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有孚
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
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
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
閴其无人自藏也䷷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
用刑而不留獄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以旅在上

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

机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也王居
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象曰澤上有水節君
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不出户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
失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甘
節之吉居位中也若節貞凶其道窮也䷼象曰澤上有
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
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絶類上也有
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象曰山

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弗遇過之已亢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

方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

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

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

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

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上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静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

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

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

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爲
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
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
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隂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逺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隂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

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戸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

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成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

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

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隠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

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下繫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

貞明者也天地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

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
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
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皇王大紀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六十三至六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皇王大紀卷六十三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敬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

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

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

心歟恒亟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

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

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
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
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
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
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
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說卦昔
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

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

藏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兊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兊正秋也萬物之所説也故曰説言乎兊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

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兊說也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鷄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兊為羊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

艮為手兊為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兊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氷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黒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

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巽為風為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離為火

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

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茍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

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

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
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
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
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
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
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
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
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

以未濟終焉雜卦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兊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

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論曰愚謂包犧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孔子十翼然後知聖人憂患後世之至也後生晚學守一卷成書豈復知經百千歲四聖人竭心思

之勤故愚復其舊將以啟之也先聖後聖發明文義如太和之體萬物春生秋殺雷動風行千變萬化務曉人以生生之道初非緣己成事由聞見知識而為之者故愚讀之警動焉嗚呼聖人亦人耳所以臻此必有道矣夫詩書春秋後人猶多引以正心斷事至於易則希矣吁士大夫負先聖可勝道哉

經曰元年春王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

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按左氏諸侯會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幾於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于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薨已越朞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

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于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塋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感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喪定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十二年魯雉門兩觀災桐叛楚吳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于巢遂軍楚師于豫章敗之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魯雉門兩觀成經曰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而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

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十三年魯侯如晉至河而復邾子甍子益嗣邾葬其君鮮虞人敗晉師魯仲孫及邾子盟蔡侯朝楚獻一裘一珮於王而自服其一令尹欲之不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令尹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令尹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

棄國家羣人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獻珮令尹命有司曰蔡侯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請伐楚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經曰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十四年陳侯甍子柳嗣劉子晉侯合諸侯謀伐楚也晉

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於范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斾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衛侯曰善鮀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

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鼔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衛侯曰行也將盟于臯鼬鮀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蔡將先衛信乎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鮀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

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司空
聃季授土司徒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啓以
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懐
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啓以夏政疆
以戎索三者皆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
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惟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
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若之何其使蔡先衛
也乃長衛侯沈人不會蔡公孫姓滅沈諸侯盟杞伯㷂

于會子乞嗣謚曰悼公悼公弟弑乞謚曰隱公而自立
陳葬其君曹聲公弟弑其君通諸侯還于皐鼬劉子卷
薨杞葬其君蔡侯朝于吳因太宰嚭以其子乾與大夫
之子為質故吳王蔡侯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
與楚夾漢左司馬沈尹戌謂囊瓦曰子沿漢而與之上
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遂行史皇謂瓦曰若司
馬之策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

於大別三戰吳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吳陳于柏舉吳王之弟夫槩王曰楚吳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進吳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五戰及郢司馬還力戰而死楚王取

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睢吳師入郢以班處宮夫槩王
與王子山爭鄖公辛聞之曰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
以遠征吳其自有亂也乎焉能定楚楚王濟江入于雲
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
奔鄖鄖公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
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
讐違强淩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
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乃與弟巢以王

奔隨楚將涉於成臼藍尹亹載其帑不與王舟王至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恵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以隨之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伍員鞭平王之墓三百申包胥使人謂之曰何無天道之極也乃走乞師于

秦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以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吳王使召陳侯逢滑曰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

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辭吳經曰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郢三年而後反非亦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

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敵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内為志也名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皋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也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横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

討而不赦也吳能自甲聽蔡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予救大夫闔閭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德大道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代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

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襃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皇王大紀卷六十三

皇王大紀卷六十四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敬王

十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魯以粟濟蔡人越人乘虚入吳申包胥以秦師五百乘大敗夫槩王于沂公子申收散亡敗吳師于軍祥夫槩王曰秦軍遠鬬楚衆日集而越入吳都大王留楚不去此危道也吳王不聽夫槩王

亡歸羣走之遂自立也吳王乃還師討夫槩王夫槩王奔楚魯季孫意如卒是為平子子斯代為政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曰是猶暴尸於平原也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將安用之季氏乃止季氏之臣公山不狃仲梁懷有隙不狃謂陽虎逐懷虎恐斯不從因之而逐懷盟斯於稷門之內陽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

拜之遇諸途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楚王復國將殺藍尹亹曰臣之敢見覩君德也庶憶懼而監前惡乎公子申曰囊瓦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使復其所曰以無忘前敗賞鬭辛鬭懷申包胥公子申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吾嘗尤鬭成然其又為諸逐逃

賞叔孫不敢卒楚人滅唐王子朝之黨儋翩結鄭人以作亂鄭人為之伐我胥靡是歲有如日隕于地經曰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惡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振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亡其讐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十六年魯侯伐鄭取匡為我討其伐胥靡晉命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將伐之公叔發老矣輦而如公曰尤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公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今將以小忿蒙舊德不可乃止公孫發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

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魯季孫斯如晉獻鄭俘陽虎强使仲孫何忌如晉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何忌立於房外謂范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鞅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吳世子終纍敗楚舟師獲二帥七大夫楚國大惕懼亡司馬公子結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令尹子西喜

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子朗欲以妾為妻訪諸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對曰君子之行進退周旋惟道是從昔子夕嗜芰死而屬曰必以芰祭子木違之君子曰違而道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結乃止樂祁言於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退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祁曰惟寡人説子之言子必往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為

知難而行也見閻而行趙鞅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鞅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魯陽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城中城經曰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

人樂祁犂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買禍也范獻子果怒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非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咸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十七年甲寅齊人歸鄆陽虎居之以為政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晉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沙魯大雩齊師伐魯

陽虎御季孫公斂處父御仲孫虎將宵軍齊師齊人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魯大雩經曰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十八年魯侯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陽州人出敗之晉趙鞅將歸樂祁范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

叛祁歸卒于太行范鞅曰止其尸以求成魯侯侵齊曹伯甍于陽嗣齊國夏高張帥師伐魯晉范鞅趙鞅荀寅救魯魯侯會之于瓦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鞅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乃歸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陳侯甍于越嗣晉士鞅侵鄭圍蟲牢遂侵衛曹葬

其君陳葬其君魯人侵衛魯季孫斯之弟寤族子公鉏極及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氏之庶子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寤更季氏以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僖公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孟氏宰公斂處父告何忌曰季氏戒都車何故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於是陽虎前驅林楚御季孫將如蒲圃斯作謂楚曰以我適孟氏楚怒

馬及衢而騁孟氏開入之虎劫公與叔孫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戰于棘下虎敗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入于讙陽關以叛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

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于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公至自乾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于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絶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

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十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樂溷言於公曰大心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鄭伯蠆子勝嗣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魯人伐陽關虎奔齊請師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國諫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

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兹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虎願東乃囚諸西鄙逃於宋遂奔晉適趙氏孔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鄭葬其君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會齊侯于五氏卜過中牟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之中牟

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焉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乃從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臨朝而嘆曰先君桓公以車八百乘而伯今我以長轂千乘敗於諸侯安得管仲之臣也哉弦章進曰昔有桓公故有管仲齊侯有慙色秦太子早死謚為夷公秦伯鬻夷公子嗣曾以仲尼為中都宰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為墳

不封不樹四方之人多取則焉魯侯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經曰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爾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

哀公

二十年魯及齊平齊侯魯侯會于夾谷以孔仲尼攝相事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仲尼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

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魯侯問於孔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

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
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晉趙鞅圍衛執涉
佗成何以求成焉衛人不許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齊
侯歸自夾谷責羣臣曰孔丘以禮義相其君而二三子
專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寡人病焉晏嬰曰小人之謝過
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既知過則謝之以質耳

齊侯曰善乃歸魯鄆讙龜陰之田季孫大説以孔子為司空孔子溝昭公之墓合諸先公之域謂季孫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季孫曰善初魯叔孫不敢欲立州仇公若固諫不敢立之而卒州仇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郈叛叔孫仲孫圍郈弗克及齊師復圍之弗克宋公逐樂大心魯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赤謂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

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
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
遷郈民衆兇懼圍犯赤將射之犯止之曰謀免我請行
許之犯奔齊齊人致郈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
室而以其五與之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
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
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
而獨畀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

出奔陳魯叔孫如齊齊侯享之曰郈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州仇對曰寡君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宋公子地之出奔也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與仲佗石彄出奔陳魯以孔子為司寇七日戮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門人端木賜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夫何誅之孔子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變亂名

實足以惑衆人之姦雄尹諧潘正付乙史何之流也焉
得無誅於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别其
父請止孔子訓而釋之季孫不說門人冉有以告孔子
曰風俗陵遲久矣未嘗教焉而聽其獄是誅無辜也飭
法度明禁令於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
淫妻慎潰氏奢侈踰法越竟而徙風化浸行齊晏嬰卒
孔子門人有若論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
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

焉知禮曾參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經曰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禮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

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齊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續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續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

而亦何嫌之有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强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强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强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隷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

出奔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變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見仲佗石彄見脅于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者也

二十一年宋公子辰公子地暨仲佗石彄入于蕭樂大心自曹從之大為宋患魯及鄭平經曰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

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别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於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鄭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二十二年春薛伯薨子比嗣薛葬其君魯公山不狃專費不受命召孔子孔子欲往季路不説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孔子言於魯侯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請

損三都之過制者魯侯告於三子三子從乃以季路為
季氏宰帥師從叔孫州仇墮郈季氏祭嘗逮闇繼之以
燭有司跛倚不敬大矣於是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
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禮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
由也而不知禮乎又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
襲魯魯侯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奔吳季孫仲孫墮費叔孫州仇

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何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宫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州仇以毁孔子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亢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

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曰凡人之情利害不相及則不相譽不相毀也彼叔孫之所以毀聖人譽子貢者孔子方用事惡其有不便於己而子貢孔氏之門人也一毀一譽人固不疑於以嘗試大夫之向背其姦慝如此而衆莫以爲非也故遂毀聖人而擠之

陳亢若非真不知聖人則黨於州仇者也觀子貢以自絶責州仇而以為邪語陳亢則知州仇之毀譽正孔子用事利害相及之時而小人去君子之情狀可見矣人君臨涖羣臣與夫執國命進忠賢察姦罔之君子其可忽諸

會大雩齊侯魯侯會盟于黄魯將墮成公斂處父謂仲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公斂處父固

守弗克而歸齊人懼魯得諸侯言於其君選女子八十人衣以文衣而舞容璣與樂獻於魯季孫微服往觀將受之孔子見季孫季孫不悦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者予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屈節數矣未可以已乎孔子不對季孫卒受女樂三日不朝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何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

何

論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嘗存乎疢疾陽虎在鄆不狃在費侯犯在郈此三家之疢疾也季孫斯幾於死故發憤濿思禮義遵用孔子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謂此時也故能墮費三家才損其死疾而叔孫遂毁聖人仲孫遂聽處父季孫遂受女樂惜哉三子者期於苟安而不能遠謀拘於小利而不知大慮習於人欲而不能久

於天理也

經曰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則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

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按左氏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强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别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阻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

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皇王大紀卷六十四

皇王大紀卷六十五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敬王

二十三年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遂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季路薦髙柴為費宰而從孔子於衛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對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論曰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事夫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為而過者無可為而不及者為委吏則必會計當為乘田則必畜養蕃為牢而親民則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

矣故春秋經文不曰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定公十三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蛇淵囿縱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則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故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

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曾大蒐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趙鞅怒遂殺午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鞅曰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二子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

曼多奉晉侯以伐二子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之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入于絳盟於公宫初衛公叔發朝而請享其君退而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乎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鰌曰何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

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發卒衛侯始惡於戍以其富也戍又將去夫人南子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蒯聵弑其君比子夷嗣越王允常薨子勾踐嗣孔子至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孔子許之盟而出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孔子主衛大夫顏讎由至于郊衛侯郊迎館之上館故孔子於衛有際可之仕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

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不從曰有命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衛侯享孔子夫人南子使請曰四方之君子不辱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有見也孔子見之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絺

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出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經曰十有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簒弒之階堅氷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耳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按左

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蒞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

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表侗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啟之也大夫失春秋之意矣

薛弑其君比稱國以弑

者當國大臣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

此善議復者

二十四年衛侯逐公叔戌戌奔魯其黨趙陽出奔宋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楚師陳師滅頓衛公叔戌之黨北宮結奔魯吳伐越越王勾踐禦之陳于檇李患吳師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自剄也師屬之目越王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吳王傷將指取其一屨甍於陘去檇李七里

子夫差嗣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晉人圍朝歌齊侯魯侯衛侯會于牽謀救朝歌齊侯又會宋于洮王使歸脤於魯衛夫人南子宋女也衛侯為之召宋公子朝太子蒯聵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太子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遂奔齊宋公子辰自

蕭奔魯會魯侯蒐于比蒲邾子來會魯城莒父冬衛侯為沼宛春諫曰君居深宮狐裘而熊席不知民之寒也乃命罷役左右曰德歸於春怨歸於君衛侯曰春魯之匹夫也寡人舉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孔子在衛喜蘧伯玉史鰌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衛侯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匡人嘗為陽虎所暴孔子過匡匡人

聚觀曰此陽虎也遂圍之從者不知所為孔子絃歌不輟莊周曰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子曰居吾語汝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既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

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乃使從者問故匡人謝曰以為陽虎也遂圍之今非也請辭而去孔子遂如宋經曰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宫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宫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於檇李吳子光卒按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吳

師厲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於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向來歸脤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二十五年邾子朝于魯魯之郊牛為鼷鼠所食而死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楚王滅之魯郊魯侯薨子蔣嗣鄭師伐宋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蒢以救宋邾子奔魯侯之喪魯定公姒氏卒魯葬其君滕侯會焉魯葬定夫人魯城漆經曰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旣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乗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旣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蘧篨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竝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冬城漆

二十六年魯侯蔣之元年楚圍蔡以報柏舉之役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閒而還蔡復請遷于吳既又悔之魯有鼷鼠食郊牛魯人伐邾越王以吳王之將報越也興師伐之范蠡諫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時不作不為人客人事不起不可為之始爭者事之末也淫佚者上帝之禁也若遂行之將妨於

國家靡王躬身王不聽吳王禦之大破越王于夫椒乘勝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棲於會稽下令曰有能退吳者與共越國之政大夫種進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秋則資絺旱則資車以待乏也今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喟然嘆曰吾其已乎文種進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未必不為福乃卑辭乞成於吳吳王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滅夏少康以一旅之衆復禹

舊績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
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
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而長寇讎後雖悔
之不可食已吳王疑未決越使文種賂太宰嚭曰句踐
不敢徹聲於天王使臣私於執事願以身隨君王也嚭
言於王曰古者伐國服之而已今越已服其又何求王
許越平伍員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
之外吳其為沼乎越王歸說於國人曰寡人之罪也寡

人請吏養生葬死問傷弔憂賀喜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委管籥屬國家於大夫種與范蠡入官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古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是時人習於亂務相報復而無禮儀卜商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

執兵而陪其後君之仇視父師長之仇視昆弟吳侵陳脩先君之怨楚大夫皆懼公子申曰二三子卹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閭食不貳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是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

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孔子在宋有嘉樹焉時與弟子游息其下宋桓魋疾之乃伐其樹孔子去宋又將要殺之從者恐懼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主司城貞子遂微服而去與門人相失至鄭東門外告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其形未也狀似喪家之狗然哉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按左氏曰

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常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十七年甲子魯師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遂以漷東田及沂西田求成魯人許之衛侯遊於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

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秖辱衛侯虆夫人曰命公子郢為世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它子且君没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滕侯朝曾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齊人輸粟於朝歌鄭罕達駟弘送之晉趙鞅禦之遇於鐵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

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王良御衛世子為右鄭人擊鞅中肩斃於車中太子攻之以戈鄭師北獲齊粟千車衛葬其君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遂遷于州來孔子在陳將之荆陳蔡大夫謀曰孔丘之徒所言皆中諸侯之病諸侯莫能用將適楚楚若用之陳蔡用

事大夫危矣於是孔子絶糧季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居下而無憂者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志不廣夫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積德懷道不為困窮而改節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凡七日藜羹不糝孔子絃歌不衰從者病莫能興臣於陳侯陳司敗問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

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孟軻氏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經曰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遂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强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

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因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郈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居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

以不于軌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瞶于戚于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吉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於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播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

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二十八年齊師衛師圍戚求援于中山魯地震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宮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説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子服何至命宰人出禮書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公父歜至命校人駕乘車季孫斯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

可亡也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魯師城啓陽魯季孫斯卒是為桓子子肥代為政衛侯遣在請弔魯侯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肥立于門右北面魯侯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魯侯拜興哭肥拜稽顙於位有如二孤非禮也古者其君後主人而拜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歟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廟有二主自齊桓始也喪有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秦伯甍子某嗣魯師圍邾晉

趙鞅攻朝歌荀寅奔邯鄲孔子在陳復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過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説遠者來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至楚楚王大喜將封之公子申諫曰周文王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述三五之道明周召之業又有羣

賢為之輔王誠封之非國之福也王乃止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

得與之言或曰接輿姓陸名通孔子去楚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曰為孔丘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

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復歸于陳經

曰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

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蕩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理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

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于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恍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

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圍郕

皇王大紀卷六十五